

# 还原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市学生生活全景图

## ——以北京工业学院与汉口铁路中学为例

李昌浩

悉尼大学 工程与信息技术学院 | 复旦大学 大数据学院（交换）

**【摘要】**1959 至 1961 年，中国由于大跃进、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原因遭遇了“三年经济困难”——我们知道这三年间，许多乡村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那么，同时期在城市生活的人们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文通过采访作者本人的祖辈，试图恢复当时城市学生生活全貌。

**【关键字】**经济困难 中国 1960 城市 学生 生活 武汉 北京

### 一、背景：用完整的中国地图，看待三年经济困难

众所周知，1959 至 1961 年间，我国人民生活——商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陷入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之中，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但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者们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了受灾严重的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的农村地区；对于经济困难期间偏远地区（新疆、青海等）以及形如北京、武汉等特大城市人民生活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

本文作者的祖父祖母于经济困难期间分别在首都北京和“九省通衢”的武汉求学——为清晰地了解当时特大城市学生的日常生活、描绘出更加完整的人民生活“全景图”，本文作者分别对其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访谈，以补充部分研究，为后续相关历史研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 二、北京：首都供应较为充足，部队生活优于大学

对祖父采访原文（2021 年 5 月 23 日）

问：一九六零年您在哪里？

答：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问：还记得您当时在北京每天都吃一些什么吗？

答：那个时候啊，我记得五九年的时候到西安去实习，那个时候在北京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我们去到西安的实习时候发现西安五九年已经粮食紧张了。后来我们回到北京以后，北京的学校的食堂里头就给我们吃许多山药蛋，一点小球球大的淀粉式的东西。那个时候还不定量，还随便吃呢，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从五九年到六零、六一年，一年比一年差。记得那时候学生食堂是八个人还是十个人一桌，反正给我们吃好多好多山药蛋，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到六零年——我们是六零年在西安过完元旦、过完年才回来的——到六零年北京还能硬撑着点儿，给一大盆菜，反正粮食是随便吃的，后来就不行了，从六零年底、六一年开始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学校里头给每个学生都定量了，定量了以后那个粮食根本不够吃的；也不敢多吃啊，那个时候你要吃多了，下一顿你就要饿肚子了。最后连菜也没有了。我记得是六一年的时候吧，饭堂就给你一碗汤，上头漂一点点大白菜的菜叶子。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应该是要到六一年春节吧。那年过春节我们放寒假，但我们都不敢（马上）回去。那时候我们家在天津。我们一直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学校里头才会发一顿好的饭菜，我们都是拿好了这顿饭菜才急急忙忙赶火车回天津去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困难。家里头也是很难。家里头的话，你太爷爷那时候也是大过年的时候在单位分到些菜拿回家，我记得当时他们分到的菜里还有马肉。后来六一年毕业，我分配的很晚，当时有许多同学都已经分配走了，我是到六一年十二月份才分配的。那时候到了部队，生活马上就大改观了。那时候部队里头好像一个月的定量是四十五斤粮食、一斤半的油。那时候每个居民只有半斤油，而部队呢，得有一斤半油，所以那时候生活马上就得到了大的改善。

问：当时提倡“大种瓜菜”、吃小球藻，您当时经常吃到哪几种菜呢？

答：我当时没有吃过小球藻，我印象里都没有吃过小球藻，我知道有人在吃那个东西。我只知道它是一种水里头长出来的绿苔，一丝一丝的，长得还不像水草。我没有吃过那个东西，不过我见过。当时就是吃大白菜吧，没有别的菜，我记得当时连萝卜都没有，学校困难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当时的粮食的话，粮食不是不够嘛，学校里就号召“劳逸结合”，叫大家多休息，不要去做运动了，少消耗能量。那时候呢，食堂就做所谓的“双蒸”，就是把棒子面跟大米都先用笼屉蒸一下，再做成窝窝头、蒸成饭，看起来体积比较大，算是给自己心里头一种安慰吧。

问：在您的印象里，北京工业学院在六零年是否有过没有东西吃的情况出现？

答：好像没有这样的情况，反正就是东西吃的很少，也不敢多吃，严格按照定量。我印象里一天大概也就一斤一两的粮食，因为你还考虑到三十一天呢。

问：当时在大学宿舍是怎么洗澡的？能每天都洗澡吗？

答：学校里头都是公共的澡堂，澡堂在体育馆的里头。男女生轮流洗澡——礼拜

凡是男生洗澡，礼拜几女生洗澡，大致是这样。那个地方是很小的体育馆，你说说里头的澡堂它能有多大？反正就那么凑合吧，哪能每天洗呀。

问：大学宿舍里冬天有暖气吗？北京的冬天应该是需要暖气的。

答：有，但宿舍的暖气也很不足的。有的时候有的暖气坏了，大家都互相调房间，把从朝北的房子的同学都搬到朝南的房间，挤着住。

问：去大学上课的时候穿的都是什么衣服呢？

答：穿的衣服当然是自己的喽，反正能够御寒呗，冬天的时候反正脏衣服啊，衣服有的时候是家里头做的，把旧的衣服改改，做得厚一点儿，就是这样。

### 三、汉口：知识分子可得补助，没有吃小球藻经历

对祖母访谈原文（2021年5月24日）

问：一九六零年您在哪里？

答：我从郑州出发去汉口铁路中学读高中。

问：当时国内的高中是必须要住宿的吗？

答：不用。当时学校的宿舍（的位置）也不多。另外呢，我们家离学校很近，每天和我老爸老妈住，不需要住学校，算是走读生。

问：还记得您当时在武汉每天都吃什么吗？有吃小球藻吗？

答：当时没有吃那些东西，但当时呢，也是困难吧，粮食也少，就吃一些什么野菜啦，红薯啦杂粮啦，合在一起做窝窝头儿。比如说豆腐渣——就是做豆浆剩下的那个豆腐渣——和玉米面啦高粱面呐，加上很少的白面混在一起做窝窝头。当时呢也吃了一些什么槐花儿啊、榆钱——就是槐树和榆树上面结的那些很嫩的那种东西，把它和着玉米面或者是白面、红薯面，搁在笼上蒸着那个东西吃，以它来代替粮食。

问：在您的印象里，在一九六零年武汉铁中是否有过没有东西吃的情况出现？

答：当时家里头就是没有零食吃，粮食呢也不足，所以说吃不饱肚子，但是也不是很饿。因为当时我的老爸爸呢，他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有补助，补助什么黄豆啦，糖啦，油啦等等。所以说呢，在这方面还是过得去的。另外，他是搞铁路运输的。铁路局呢，就从河南运来许多红薯分给所有的职工，每家都可以分好多斤。把红薯蒸一蒸，切成片儿晾干，就可以充当粮食，解饥、饱肚。

问：当时在武汉的家里每天是怎么刷牙的？用的什么牌子的牙膏？

答：当时就是用的中华牌儿的牙膏，没有什么药用牙膏，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牙膏就是一个中华牌儿的。

问：去高中上课的时候穿的都是什么衣服呢？是家里人织的吗？

答：当时吃穿的衣服啊，都是自己家买的，国家是不管的。穿的什么的都是蓝颜色的，蓝色外套啊、白衬衫呀、黑裤子呀、布鞋呀都是家里自己做的，没有在外面买过的衣服……当时也买不到成衣。当时因为发的有布票啊，就用布票去买布，然后可以到裁缝店里去做。那时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都是靠国家发的布票和粮票去买。另外油呢，也靠国家发的油票，你按照你的定量去买。不然的话呢，月头有，月末就没有吃的啦。

问：每天是怎么通学的？

答：上学呢，基本上都是“11路”——完全是自己走着去的，也没有自行车。公共汽车很少，基本很难坐得上，所以就徒步上学放学，不像现在这样子好。

问：武汉的冬天冷吗？需要暖气的时候有供应吗？

答：武汉的冬天非常冷，不像北方想的那样子——非常冷，雪下的也非常大。当时冷怎么办呢？冷就多穿点儿呗，穿厚点儿呗，穿棉裤啊，把棉裤里的棉花多蓄点儿，再穿上棉鞋，就这么样子过冬天。晚上回到家里头呢，因为当时有供应煤，所以说可以烧炉子，用炉子取暖。炉子呢，安上烟筒，烟筒不就把煤气排出去了吗、不容易煤气中毒吗？所以说冷是冷，但是家里有炉子，可以靠煤炉取暖。

问：武汉铁中校园内有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呢？

答：娱乐活动吗？就是上个体育啦，上个音乐课啦，活动很少。不像现在啊，有这样那样的活动，什么比赛呀之类的。那个时候是很枯燥的，除了上课、上体育就是早自习、晚自习，其他娱乐活动很少很少。

问：武汉铁中是否有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活动呢？

答：这些组织呢，学校是都有的，但是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没有什么记忆。学生会的干部啊、团里的干部啊，那都是学校推荐的。班级上的干部呢，则是选举的。学生会的呢，就是看班主任，他推荐你去你就去。我当时好像还被推荐到了汉口铁中学生会的一个管生活的工作，生活委员。

问：当时多长时间回一次郑州老家？一学期一次还是要更长时间？

答：当时郑州没有家。我的老爸爸从郑州调到了武汉，就全家都搬到了武汉了。后来呢，才从武汉又回到了郑州。所以当时不存在回郑州老家的事情。

## 四、结语

可以看到，北京以及武汉并没有因为其在大城市而免受经济困难影响——城市人民日常生活可以说同样遭受了严重冲击。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原本希望以此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结果[2]。

但是，可以从访谈中了解到的是，城市人民生活质量在三年经济困难中受到的影响依然比农村小。本文作者的祖父于 1959 年从北京前往西安实习时，在北京还“没有感觉”，抵达西安后却发现当地已出现粮食紧缺问题了——这说明首都的粮食供应比其它城市要充足。

具体到困难时期的每日餐食，北京和武汉有所不同：祖父在北京工业学院主要是以白菜汤以及“双蒸”（淀粉类）为主，而祖母在汉口家中则以榆钱等和红薯搭配。不过，相同点为两地高校都要遵守严格的定量分配。至于以“小球藻”为食、甚至没有任何口粮的情况，在两地均未发生。

此外，作为学生，在学校内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时，无论是身在北京的祖父还是位于武汉的祖母的学园生活放在今日都是不可想象的——宿舍不能每天洗澡冲凉；冬天宿舍暖气供应不足，只能靠多穿衣服解决问题；课外活动很少，特别是体育课在经济困难期间被大幅削减，“劳逸结合”以“保存体力”。

总而言之，经济困难时期的城市人民生活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虽然其没有农村地区严重，但粮食短缺依然是这三年间的常态。

## 五、鸣谢

写作过程中本人不禁联想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在湖南长沙逝世一事。经历过困难时期的袁隆平院士和祖父、祖母一辈必定比出生于千禧年的本人更加理解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齐为国家事业（分别为农业、船舶和教育）鞠躬尽瘁，为祖国开创了美好的未来。本人向他们致敬。

本人虽然在澳大利亚攻读数据科学学士学位，但将来肯定会成为中国 IT 行业内的一颗小螺丝钉，为组织奉献绵薄之力。生在新世纪的中国，是本人的荣幸。

## 参考文献：

[1] 丛进. 曲折发展的岁月[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程中原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